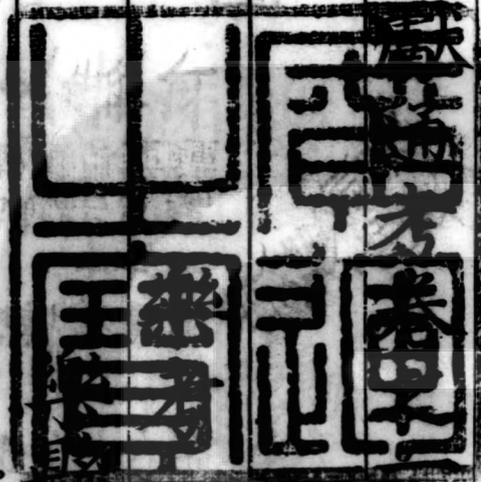




文獻



百四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黃鍾鐘 黃鍾磬

拊

戛 擊

堂上樂圖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歌  
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  
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琴

堂 下

狀 通 卷 百 四



由此觀之。周之聲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邪。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為主。堂下之樂。以間為主。則律和聲也。兩者並用。然後上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矣。然則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祝敔必於堂下。何邪。曰。祝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六如為律六間為呂言以

間而不言律與周官言典同同意

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

禮曰。縣一磬而尚拊。為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搏拊而縣。與故一鐘黃鍾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鍾之鍾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鍾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節歌者之句也。豈非以歌中聲之詩。必假鐘聲之鐘磬以發其音耶。宋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瞽考中聲之意也。

又曰。古之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矣。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矣。琴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其於著萬物之理也。何有。若夫荀卿謂君子以鐘鼓導將。是又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荀卿以堂上鞀祝。控楬為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似之誤矣。

樂書房中樂論曰。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禮笙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漢書曰。漢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由是推之。房中之樂。自周至於秦漢。蓋未嘗廢其所異者。特秦更為壽人。漢更為安世。魏更為正世。至晉復為房中也。漢惠帝使夏侯寬合之管絃。晉武帝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秦隋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暉遠對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高祖大悅。然則房中之

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之節。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君子也。陳統曰婦人尚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至隋牛弘修樂採蕭統之說而然之。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賓御登歌上壽而已。是不深考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亦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罇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

之。叩聽其聲具陳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

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樂懸謂鐘磬之屬。懸

懸四面懸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

去其一。面懸。四面象宮室。四面有墻。故謂之宮。懸軒懸

禮言謂軒懸去南面避王也。判懸左右之合。朝諸侯之

面特懸之於東方。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編懸之者

或於階間而巳。肆。半之者謂諸侯之。一堵。磬一堵。謂之。西

懸鐘東懸磬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

已。鄭眾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

特 縣

堂上

賓階

阼階

特架一肆

判 縣 之 圖

庚申  
 辛酉  
 壬亥  
 癸丑  
 甲寅  
 乙卯  
 辰巳  
 丁未  
 戊申  
 庚申  
 辛酉  
 壬亥  
 癸丑  
 甲寅  
 乙卯  
 辰巳  
 丁未  
 戊申

南

東

西

北

夷劍鐘  
夷劍磬

中呂鐘  
中呂磬

無射鐘  
無射磬

姑洗鐘  
姑洗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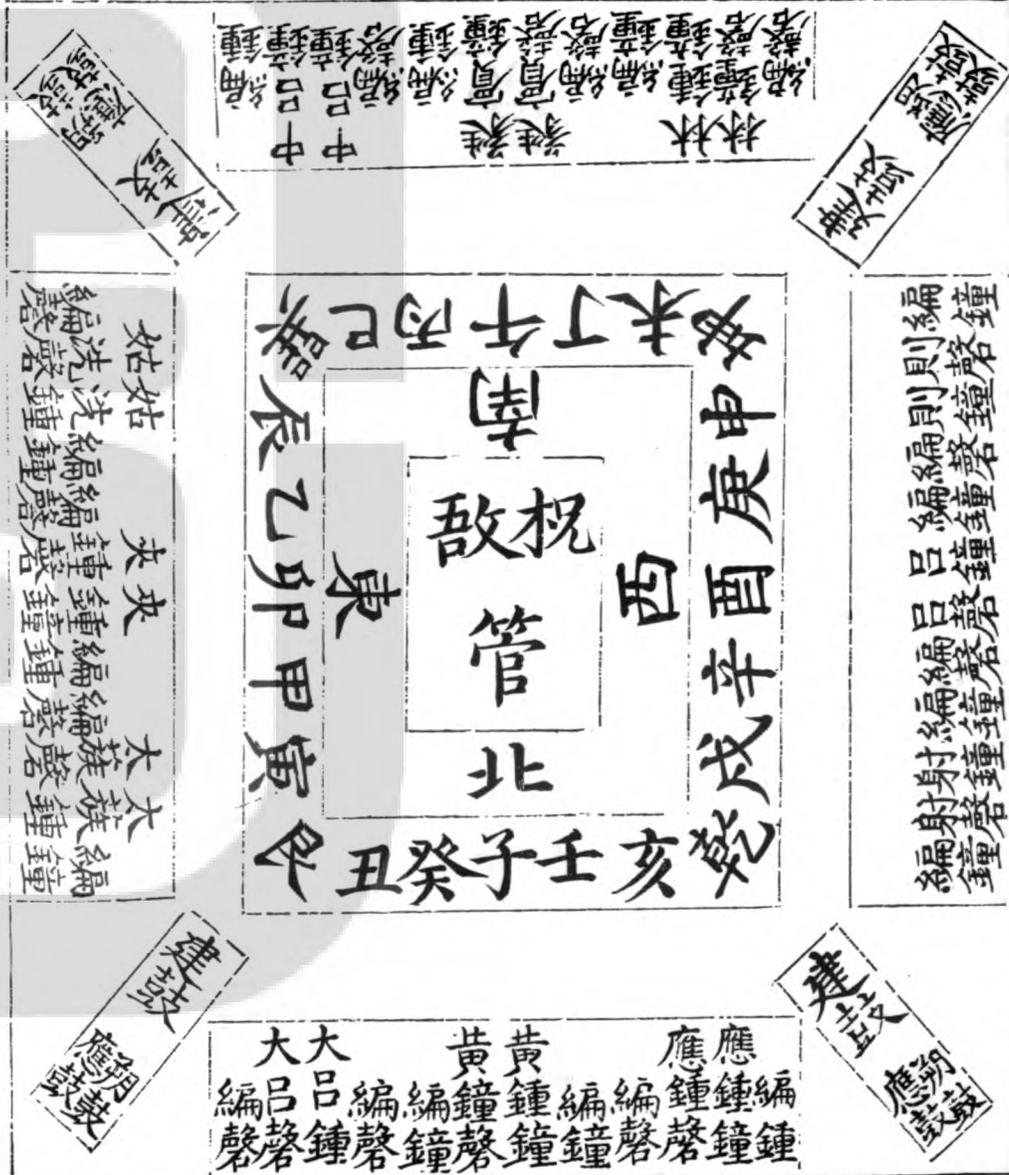
夾鍾鐘  
夾鍾磬

大蕤鐘  
大蕤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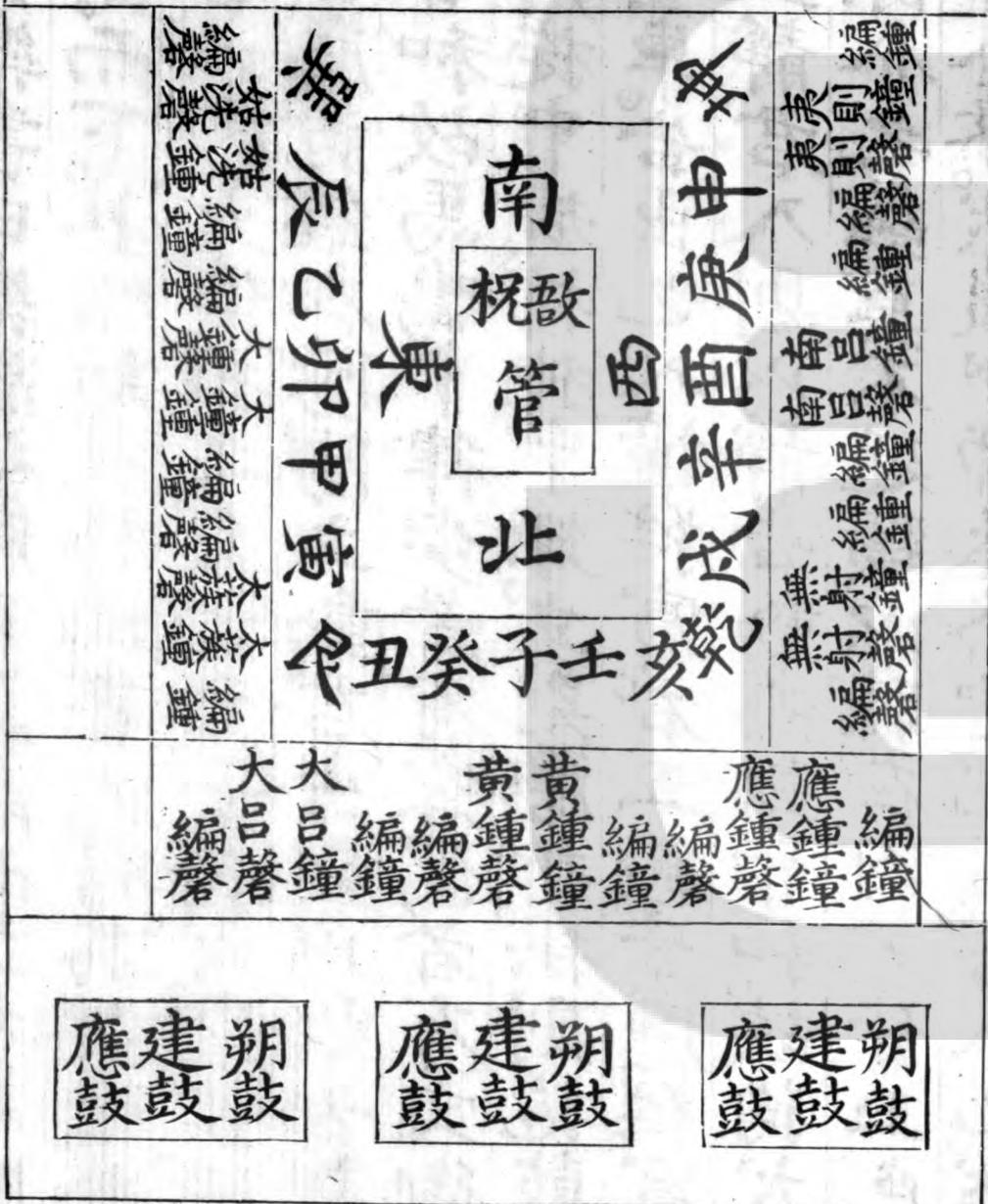
應鼓  
應鼓

建鼓  
建鼓

宮縣之圖



軒縣之圖



陳氏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土。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見於尚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皆和。故狗犬吠鳴及僕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

二鐘在縣之制。權輿於此。與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農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辯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蓋縣鐘十二為一堵。如墻堵然。二堵為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為家故也。軒縣缺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玉。豈王宮縣與。春秋譏衛

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篋之樂。豈諸侯軒縣與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郤至為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鐘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與。鄉射笙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雷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與。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卿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詢庶賓賢能。非為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

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為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罇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鐘。其南罇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於頌磬西。紘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罇也。判縣有鐘磬而無罇。特縣有磬而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制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

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處為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為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為之。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又曰。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罇。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罇。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頌磬西。紘蓋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為阼。自階而右為西。笙磬

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笙磬而南。鐘罇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鐘罇所以應歌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罇南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鞀在其東。而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之南。而面東。朔鼙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而面南。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之西。紘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為軒縣大射之儀。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宫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罇亦各十二

縣西階而南。編鐘編鈔亦各十二。縣天數也。魏志曰武

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軒縣磬如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又曰。陰精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也。於萬物金北陽位也。於物為玉。孔子寓象於易。揚雄寓象於太玄。莫不有是說焉。今夫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以謂舉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惟金與玉而已。故金壘金爵以禮之。圭邸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豈有金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宋朝著令。天子親祠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鐘玉磬。施諸廟朝。至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自奉而薄於天地。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求之於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而鳴球不特施廟朝也。厘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神宗皇帝奉事天地誠意。被萬古垂而無窮。

矣。通禮義纂曰：天地尚質，用石；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者，聲清正陰陽之祭，主於

金石也。

漢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即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是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世不知用宮縣。按漢章和世實用旋宮。漢代群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知漢代之樂為最備。漢樂歌云：高張四縣，謂宮懸也。後漢則亡矣。漢丞相田蚡前堂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鐘篋之樂。即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晉喪亂以來，江右金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帝太元中

破符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箱樂。金石始備。諸家著晉史者，皆言太元四年四箱金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十二律不具。何謂四箱備樂之文。其義馬在。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

懌。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  
又議曰。說者以為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  
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  
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  
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  
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為細。王制曰。庶  
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  
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  
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

而作也。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非所以厭人  
心也。又周官鞀師掌教鞀樂。鞀莫拜反祭祀則帥其  
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鞀。東夷之樂也。又鞀。鞀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  
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  
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  
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  
苞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  
高皇帝。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  
代及武始。大均之舞。尚書盧毓奏。協律中郎將

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令宗廟用宮縣。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博士趙怡以為古無四懸。四縣自周始爾。未有作古樂而用近縣也。按今天地之樂縣。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縣。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為二王之統。故文始天武。大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

山川奏豷賓舞。武始大鈞。以祭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祭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縣。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

宋文帝元嘉中。鐘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縱之又改之。晉及宋齊縣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

陳氏樂書曰。自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虞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鐘起西。

其東編鐘。其東衡。其東鑄。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並如黃鐘之宮。設建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祝。武帝曰。今太樂有黃鍾。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號為四指。各置五鐘。別以五鐘應之。然太傳言天子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是起建五月至建巳月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是起建未月至建亥月也。合二五而十之。就黃鐘蕤賓。則十二律之數備矣。晉大元中。楊蜀正四廂。宋元嘉中。鐘宗之調金石。不知乎此。乃

用四律。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各以參之。置左則缺右。置右則缺左。失之遠矣。

梁制。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鐘。天子宫縣黃鍾蕤賓。在南北。自餘則在東西。黃鐘廂宜用鐘磬。各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衡鐘。設十二鑄鐘。各依辰位而應律。每一鑄鐘。設編鐘磬各一。簾簾合三十六架。植鼓於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簇代夾鐘。在東廂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廂東嚮。不亦失乎。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奏黃

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於古。無宮縣之文。按所以不宮縣者。事人禮縛。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衮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為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

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以應施用耳。

後魏詔公孫崇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令張乾龜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廂黃鐘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復是夷則。鐘磬之縣各有十四。瑩復更為十六。其後元孚復

詢張乾龜等前置宮縣四廂。筍虡十六。又有儀鐘十四。簾縣架首。初不叩擊。元孚始按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廂十六。義用四清之過也。儀鐘十四。虡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為數。時裴正上書以為大舜欲聞七始。周武爰創七音。特林鐘作黃鐘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鐘。

正宮用林鐘為調首。紹遠復奏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鐘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帝終廢七音。屬紹遠遘疾。慮有司遽損樂器。乃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柝之聖經。惟縣十二。為合古制矣。隋初宮縣四面。面各二虡。通十二。罇為二十。虡各一員。建鼓四員。歌琴瑟。簫筑。箏。擗。箏。篪。篥。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箏。篥。篳。篥。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筍虡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

殿庭加五色。漆畫天神。縣內加雷鼓。地示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平巾幘。朱連裳。後牛弘等更定其制。龔袞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為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說。並據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同為簾。後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為非。而據周官縣鐘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為君商為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為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面。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

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中宮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若大射。撤其北面。而加鉦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路鼓。各有鞀焉。儀禮宮架四面。鼓鑄鐘十二簾。各依辰位。甲丙庚壬之位設鐘。乙丁辛癸之位陳磬。共二十簾。宗廟殿庭郊丘及社用之。植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廟同作。取詩毛公傳四

架皆同之義也。每罇鍾建鼓別一工。鐘磬虞別一工。歌工二。執節工一。每磬箎琴瑟箏筑別一工。每鐘箎竿笙簫笛塤篪別一工。縣內祝在東。敵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器裁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工。工一百五十。享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惟罷擗箏臥箏簇。小琵琶。橫笛。觱篥五器。然箏筑尚存。亦未純周官之制歟。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則前祀二

日。太樂令設縣於壇南內壝之外。北嚮東方西方。磬虞起。北鐘虞次之。南方北方。磬虞起。西鐘虞次之。罇鍾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祝敵於縣內。祝在左。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南方北向。磬虞在西。鐘虞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虞之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於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則加鐘磬十二虞。設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簫笳皆二。登歌鐘磬各一。虞節鼓一。歌者

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和簫篪塤皆一在堂下。若皇后享先蚕則設十二大磬。以堂辰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宮縣之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岳四瀆用之。其去軒縣之北面皆植皆建鼓於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西面。或陳於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凡直者為篳。橫者為虡。虡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虡。自隋以前宮縣二十虡。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虡。遂用之。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虡。高宗蓬萊宮

成增用七十二虡。至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為二十虡。至昭宗宰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庭用二十虡。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虡。濬以為非古。而廟庭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二十虡。而鐘虡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虡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而不知其改制之時。或說以鐘磬應陰陽之位。此禮經所不著。宮縣登歌工人皆介情朱連裳革帶烏皮履鼓人及階下二人皆武弁朱襪衣革帶烏皮履若在殿庭加白練襪襪白布襖吹鼓二人亦如之皇后庭諸后廟及郊祭立二十架。同舞八佾。先聖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縣間設祝啟

各一。祝左。敵右。罇于。撫拍。頓相。鏡鐸。次列于路。鼓南。舞人列於縣。皆登歌二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樂涼樂架。對列於左右。箱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隋大業尚侈。始置鐘磬。猶不設罇鐘。以罇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革。

唐凡宮縣。軒縣之作。奏二舞。以為衆樂之容。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縣之舞八佾。軒縣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引之。文舞六十日人。供郊廟服委兒。

冠玄系布大神白練領襟白紗中單絳領襟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衣冠各同文武。

謂之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鉞。一人執旌居前。二人

執鼗。二人執鐸。四人持金罇。二人奏之。二人執鏡。以

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

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襪甲金飾。白練。襪。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布。

袴烏布鞋。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凡龔虞飾以崇

牙。流蘇。樹羽。宮縣每架則金五博山。軒縣則金三博

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盖。樂縣橫曰龔。堅曰虞。飾龔龔

也。以鷲獸磬。虞以鷲鳥上則樹羽。旁縣流蘇。周制。凡樂

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庭尚彩。東宮亦赤。

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餘如宮縣之制。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帝社用路鼓。路鼗。皆建於宮縣之內。凡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之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其十部所用工人樂器在清樂及四方樂篇中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十麾樂止。文舞退武

### 舞進

陳氏樂書曰。天寶之亂。肅宗克復兩京。至德以來。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架。自餘郊廟大祭。但登歌。無壇下庭中樂舞矣。僖宗廣明之後。金奏幾亡。而搜募架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廟。而有司請造架樂。於是張濬為修奉樂架使。悉集太常諸工。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練。故實轉筭取法。以鑄鐘之輕重。高徑還定。編鐘以相參檢。正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為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鑄

之得二百四十枚。濬先令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言較定石磬。至是合奏焉。音韻克諧。時營復太廟。其庭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殿設架三十六格。南北郊社稷太清宮及餘殿各二十格。兵興以來。雅樂淪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虞二十。詔以為可。亦姑通時宜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樂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世宗詔王朴詳定雅樂。朴以為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而無相應之實。

至於十二罇鐘。不考宮商。但循環擊之。鐘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為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器服制度。粗而未完。宋太祖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而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止二十格。乾德中。秘書監尹掘建言。宜增三十六。虞唐設二員。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缺而已。於是詔定架工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虞三十六。舊編鐘之下。列笙竽笛簫塤箎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箏筑之工。其後悉集樂

工。重列於架中。歌者最在前。而以九絃琴。五絃七絃。琴箏瑟筑。分列歌工之左右。又塤箎笛簫巢竿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真宗享見昭應景靈宮。皆用備樂。景靈中只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祠用樂。咸以宮架。軒架為之序。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宋朝惟天地感帝宗廟用樂。天子親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攝祠。止奏登歌。初太祖即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虞。開寶中祠南郊。有司設增三十六格。至太宗時。有司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為常。真宗景德中。乃詔大祠悉用樂。仁宗又詔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及祀先

農得用樂。是時垂意制作。勅李照等改鑄鐘鐃。權損鐘磬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去散鼓而樂工積習。遂不能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能聲。又無三鼓。至於簾。虞刻畫亦多失傳。或鷲禽飾於鐘虡。或猛獸負於磬趺。或木鳳棲於鼓上。或山華以為植羽。至是悉詔有司革正其謬。更造建鼓鞞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為均。與鐃鐘相應。照又謂別作晉鼓以為樂節。按乾德詔書云。散鼓不用。復造三鼗祀天。以雷鼓八面。面各一工。前一

工左播鼗右擊鼓。餘七工皆隨擊焉。靈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五器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為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八。虞而為官架。今用三十六。虞恐未合先王之制也。誠詔有司去箏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而講先王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神宗元豐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官架在庭。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並非其序。謂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官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官縣推之。則天子鐘磬罍十二。虞為官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官縣堂十二。甚者又以為三十六。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官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官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樂架十二。太

常以為用樂架十二。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官架四面。如辰位設罇鐘十二。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虞。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儀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稍西。敌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敌北。東西相向。一絃二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琴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於泰階之東。宗祀則於丹墀之東。設笛二。簾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西上。大朝會則於丹墀之東。

會和笙在笛南。塤一在笛南。大朝會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丹墀之西。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於泰階之西。宗祀則於丹墀之西。設笛二。簾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列東上。塤一

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匏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鐘磬祝敌。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則於殿上。大朝會則於泰階則

之東。西宗祀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敌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虞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公服。方

銅革帶。烏皮履。樂工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綉鸞彩。白絹

朝會則於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敌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虞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公服。方

袂袴抹帶。

大朝會同

又上親祠宮架之制。

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

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

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東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罇。

鐘特磬於編架內。各依月律。四方各罇鐘三。特磬三。

東方鐘罇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罇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罇鐘間之北方罇鐘起。西

特磬間之皆北向。

景靈宮天興殿罇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祠宮架陳設植建

鼓鼙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鞀鼓在左。應鼓在右。

設敵於北架內。祝一在道東。敵一在道西。設瑟五十

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為四行。二行在祝東。二行在敵

西。次一絃琴七。左四右三。次三絃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

十次五絃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次七絃琴二

十有三。次九絃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

有一。宣德門七絃九絃各二十五次巢笙二十有八。分

左右。宣德門三十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

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

十六朝會篪三十三次塤一十有八。宣德門朝次笛

二十有八。並分左右。宣德門笛三十六朝會三雷鼓

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地祇靈鼓靈

各二太廟

路鼓路鼗各二大朝會  
晉鼓二宣德門不設

並在三絃五絃琴之間東西

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祝

敵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六次祝敵

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

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向執麾

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虞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

服。大朝會同樂師緋公服。運譜綠公服。大朝會介幘

抹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又上親祠

二舞之制。大朝會拊文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

武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纛在前。

東西相向。舞色二人在纛之前。前分東。若武舞則在

引武舞。執旌二人。鼗鼓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鏡二人。

持金罇四人。奏金罇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分立

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幘。頭抹

額。紫綉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綉鸞衫。

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

烏皮履。引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及武舞頭。並進

舞人。武弁。緋綉鸞衫。抹額。紅錦辟鞞。白絹袴。金銅革

帶。烏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

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敵一

在編鐘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俱東西向。

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一。琴一在編鐘之南。

西上。編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大廟別廟則於

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篪南。簫一在塤南。午階之

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於泰階之西鐘磬祝敵

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西。明堂太廟別廟於堂上塤篪

笛笙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於泰階之東

登歌若不用宮架即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

敵東。俱東西相嚮。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虞之

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平巾幘。樂工黑

介幘。並緋綉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師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

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樂又上大祠。宮架二。舞之

制。四方各設罇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

應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鍾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

皆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鍾次之。編磬次

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

次之。編磬次之。林鍾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

鍾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

二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庭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

二特磬。各在罇鐘之內。植庭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

設敵於北架內。祝在左。敵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用靈

鼓靈鼗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南。瑟二在祝東次。

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二。各為一列。敵西亦

如之。巢笙竽篪塤笛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

在靈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笛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

人。在祝敵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祝敵之南。東

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

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

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樂三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面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

一之樂文武二舞並同親祠。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綉袍。

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詔並頒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

三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樂考

樂歌

虞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

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律為十二律八音克諧。無

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水火金木土穀維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

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

皆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左傳九功水火

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

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

當審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官掌誦詩以成化汝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正也奉政天命

慎惟在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

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墮哉。叢脞言細碎無大畧君如此則臣懈帝

拜曰。兪。往欽哉。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

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夏

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

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右是為虞夏之詩。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

以為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

一國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

庶之所吟諷。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

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大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為詩歌。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享祭祀。

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即時邁也。執競思也。文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為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厘正。故簡編失次。遂誤以頌為雅耶。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  
 之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  
 物喻善事道者言古以刺今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吞述曰語大師教六詩曰風  
 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  
 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役為之  
 使也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興焉  
 典者自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  
 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  
 音猶在是謂淫過凶慢之聲為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  
 之舞瞽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大師大磬舜樂也  
 謂之九磬之舞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  
 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註云  
 徹者

頌歌雍雍在周  
 頌臣工之什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  
 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蘋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以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  
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蘋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  
笙入則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  
作未至於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  
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天下小用之一國其於

移風易俗無自不可况用之鄉人乎風天下而  
正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知王道之  
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  
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  
歌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  
樂而不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  
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  
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  
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  
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

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奏貍首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

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註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狸首。逸。曾孫。侯氏也。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

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

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正教也。王宴樂樂。於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當

也。愾。恨。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

覺報宴。覺明也。今倍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

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肆夏。樊遏渠。即時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

緜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四牡。華。韓。獻子使行人子負

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誅。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王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諷諷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自鄆

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然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啟魯故曰盛德之所同也

按太史公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

魯人為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矣。而晦庵辯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也。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

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譎浪之辭。序者以為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為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為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為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為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為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為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

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為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為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

而為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間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

子貢見師乞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漢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負。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

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樂

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孔光。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負五人。亦作其中。蓋樂也。師古曰。采詩。依古道人。詢。路。采。取。或。秘。不。可。宜。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氏。其。言。辭。或。秘。不。可。宜。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秦楚之謳。聲也。非雅。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

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

延年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為李夫人。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

司為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意。絃。歌。所。造。詩。謂。之。新。聲。曲。

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詞

至明。

漢郊祀之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四十八句。帝臨二十二句。青陽三十二句。

朱明四十二句。西顛五十二句。玄冥六十二句。

惟泰元七二十四句。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

日出入九十三句。天地八二十六句。周章更定詩曰。

舊典若

天馬十中大一作况。天馬徠二十句。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

獲馬作又有二章。書曰。太一曰。蒲梢。各。七。言。四。句。見。樂。書。書。非。此。十。九。章。內。

天門十一。景星十二。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八句。元狩二年作。

后皇十四八句。華燁燁十五三十八句。

五神十六 二十句

朝隴首十七

二十句 元狩元年 行幸雍白麟作

象載瑜十八

十一句 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 二十八句

陳氏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

音均調。又不叶鐘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

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

但識其鏗鏘。而不諭其意。欲以風動衆庶。豈不

難哉。又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

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

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

音耶。其論不亦正乎。哀帝雖有放罷鄭衛之詔。

減樂府之員。然不能據經倣古制為雅樂。亦正

益焉。

漢有房中樂。本周樂。奏改曰壽人。房中者。婦人禱祠

於房中。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

是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

名曰安世樂。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大孝備矣 八句

七始華始 八句

我定歷數 八句

王侯秉德 七句

海內有姦 八句

大海蕩 八句

安其所八句 豐草萋八句 雷震震十句

都荔遂芳十句 桂華八句 美芳八句

嘉薦芳矣八句 皇皇鴻明六句 浚則師德四句

孔容之常八句 承帝明德八句

漢短簫鏡歌亦曰鼓吹曲多叙戰陣之事凡二十二曲

朱鷺鷺惟曰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 思悲翁

艾如張溫子昇曰辭云誰在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張

李賀詩有艾尚為戒朱絲猶可延此艾禍如張之事也觀

艾之葉為蔽也上之田漢武帝後數游幸焉其歌稱

帝遊石闕望諸國月支

擁離 戰城南古辭云戰城南野死郭北野死而不得葬為烏鳥

幕不食願為忠臣義士朝出戰而

巫山高古辭巫山高以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後之

兩之者皆涉陽臺雲

上陵漢章帝元和二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涉此與鹿鳴

承元器一典為宗廟食舉又以重來上陵二曲或作於

武帝上陵而不可知將進酒有所思亦曰嗟佳人大漢

蓋因上陵而為之也芳樹 上邪 君馬黃古

樂所舉亦以此樂侑食

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其  
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  
主馬意不雉子班聖人出 臨高臺

遠如期。亦曰遠期。漢大樂食舉初造四曰俠安五日

來歸六曰遠期七日大有所思八曰承元氣十三曰清涼十

曰步大海上期承元氣海淡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爵行 釣竿篇 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而為釣竿歌海至河

側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為樂曲

夾溲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

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

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禮。樂相須以為用。

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

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

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

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

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

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

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

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

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

歌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

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

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

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

日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嘗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難之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夾漈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

三。次則禮。按上之曰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

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

三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按夾漈此論，拳拳乎風雅頌之別，而以為漢世頗謬其用。然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鏡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大予，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於短簫、鏡歌，史雖以為軍中之樂，多叙戰陣之事，然以其名義考之，若上之回，則巡幸之事也。若上陵，祭祀之事也。若朱鷺，則祥瑞之事也。至艾如、張巫、山高、鈞竿，篇之屬，則又各指其事而言，非專為戰伐也。魏晉以來，倣漢短簫、鏡歌為之，而易其名。於是專叙其創業以來伐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則純乎雅頌之體。是魏晉以來之短簫、鏡歌，即古之雅頌矣。

漢鞞歌舞五曲

關中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

漢章帝所造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夾漈鄭氏曰。右鞞舞之歌五曲。未詳所始。漢代燕享則用之。傳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章和二年。則章帝所作舊詞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鼓吹李堅者。能鞞舞。遭世亂。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妓。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晉泰始中。又製其詞焉。按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

其人勇而善鬪。好為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師。而得歌之本意。故段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臺。新福行詞。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梁復號巴渝。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陳氏樂書曰。昔新都初獻樂於明堂。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其為東漢之資歟。東漢蔡邕叙樂。

四品。郊廟神靈一也。天子享燕二也。蕭子雲曰。南郊樂歌二。漢同用。五郊互奏之。至於廟樂。則明帝時。東平王蒼等。制歌舞一曲。十四句。薦于世祖之廟。自時厥後。蓋亦有其文矣。至於臨朝享燕。樂聲尤備。遭董卓之亂。典章焚蕩。故不存焉。當是時也。光武喜鄭聲。順桓說非心聲。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朝廷之望也。會賓以薤露之歌為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也。嘉會以魁擗挽歌之技為樂。豈國家久長之兆也。然則人主之為樂。可不戒之哉。

魏武帝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使創定雅樂。又有散騎常侍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議軒縣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

魏短簫鏡歌十曲

楚之平

言魏代漢朱鷺

戰滎陽

言曹公代漢思悲翁

獲呂布

言曹公圍臨淮擒呂布代漢艾如張

克官渡

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代漢上

之

舊邦言曹公勝來紹還燕定武功言曹公初破南

屠柳城言曹公破三郡烏九於

平南荆言曹公征馬超

進

應定期言文帝受命應期邕熙言君臣邕穆庶續

太和言明繼統得太平

魏鞞舞歌五曲

明明魏皇帝代漢關中有太和有聖帝代漢章和

魏歷長代漢樂久長天生丞民代漢四方皇

為君既不易代漢殿前生

陳氏樂書曰魏文帝既受漢禪雖有改樂舞之

名無變詩歌之實故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

漢辭也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登歌安世及

巴渝詩而已後並作於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辭

不行於世獨著渝時歌焉考之晉志漢巴渝舞

有矛渝弩安臺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既古莫

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為矛渝

弩渝安臺行辭新福歌曲其述魏德時行辭一

篇而已用之郊廟豈足以形容功德告於神明

也哉

吳使韋昭。做漢鏡歌作十二曲。以述功德。

炎精缺言漢室衰微。孫堅奮起。

漢之季言兵討董卓也。 攄武師言權卒伐也。

烏林言周瑜破魏也。 秋風言人忘其死也。

克皖城言權親破魏城。 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德時而禽之也。

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後也。

章洪德言遠方來附也。 順歷數言權順圖錄也。

承天命言化以盛也。 玄化言澤天下喜樂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二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樂歌

晉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云。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十句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十句

饗天地五郊歌三十句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十六句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十二句 天郊饗神歌四十句

地郊饗神歌四十句 明堂饗神歌十二句

祠廟夕牲歌 八句

祠廟迎送神歌 十二句

祠征西將軍登歌 八句

祠豫章府君登歌 八句

祠潁川府君登歌 八句

祠京兆府君登歌 八句

祠宣皇帝登歌 十二句

祠景皇帝登歌 十二句

祠文皇帝登歌 十二句

祠廟饗神歌二首 一首十二句

一首二  
十三句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變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

東廂雅樂常作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魏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傳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為正旦大

會。王公上壽歌。食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音祈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運逗留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侍

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廟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五首

成公綏撰一首九句

一首六十一句

一首一十七句

一首四十四句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勗撰八句

食舉樂東西廟歌

荀勗撰一百六十七句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撰二十句

宴會歌

張華撰二十二句

命將出征歌

張華撰二十句

勞還師歌

張華撰二十句

中宮所歌

張華撰十六句

宗親會歌

張華撰十六句

泰始九年。命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

亦張華所作

正德舞歌 二十四句

大豫舞歌 二十四句

永嘉之亂。四海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太元中。破符堅。始獲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云

歌宣帝 十曹毗撰

歌景帝 十曹毗撰

歌文帝 十曹毗撰

歌武帝 十曹毗撰

歌元帝 十曹毗撰

歌明帝 十曹毗撰

歌成帝 十曹毗撰

歌康帝 八曹毗撰

歌哀帝 十曹毗撰

歌簡文帝 十王珣撰

歌孝武帝 十王珣撰

四時祠祀 十曹毗撰

武帝令傅玄作短簫鏡歌曲二十二篇。以述功德

靈之祥 代朱鷺 三十曲 有石瑞之祥

宣受命 代思悲翁 二十句 葛

征遼東 代艾如張 十句 孫氏

宣輔政 代上之回 十九句

時運多艱 代擁離 十二句 吳有征無戰

景龍飛 代戰城南 二十一 句

平玉衡 代巫山高 十三句

文皇統百揆言代上陵二十三日也

因時運言代將進酒之變聖策潛施

惟庸蜀言代有所思平蜀

天序言代芳樹人盡其才

大晉承運期言代上邪受圖

金靈運言代君馬黃金運

於穆我皇言代稚子班三十五句

仲春振旅言代聖人出以時

夏苗田言代臨高臺二句

仲秋獮田言代遠如期不廢武事

順天道言代石留大閱用武修文也

唐堯言代務成聖皇即位

玄雲言代漢舊名各盡其才

伯益言代黃爵行受命神爵來也

鈞竿言代漢舊名又有呂望之佐

晉擊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代魏明明魏黃帝

天命篇代魏太和有聖帝

景皇篇代魏歷長

天晉篇代魏天生蒸民

明君篇代魏為君既不易五十二句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

殿庭。揚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鳥鳩舞。

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

政。思屬晉也。今列于後。

拂舞歌 五篇

白鳩篇二十二句 亦曰白鳥舞

濟濟篇二十四句

獨祿篇二十四句 或作獨鹿

碣石篇晉樂奏魏武帝分為四篇 一曰觀滄海 二

曰冬十月三日士不同 四曰龜 雖壽凡四篇 每篇各一十四句

淮南王篇舊說淮南王安求仙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携而去其家臣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

是歌言安仙去此則誕家為此說耳不然亦是後人附會也

夾漈鄭氏曰。按晉陽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鳥

舞。符即鳥也。白鳥舞。即白鳩舞也。白鳥之辭。出於

吳。其本歌云。平平白鳥。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

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

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三國之

前所作。惟白鳥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以白鳩

焉。

胡角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

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麾訶堯勒

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折楊柳。黃鞞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鼓角橫吹十五曲

黃鵠一作鶴吟 隴頭吟亦曰隴頭水

望行人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豪俠行

梅花落

胡笳曲

紫駟馬驄馬

復有驄馬驅非橫吹曲

雨雪

劉生

不知何代人觀齊梁以來所謂劉生之辭皆編其任俠周遊三秦間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郎

古劍行

洛陽公子行

夾漈鄭氏曰。右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舊云。用角其說。謂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北征烏桓。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為十鳴。尤更悲矣。按此有十五曲。後之角工所傳者。只得梅花耳。今太常所試樂工第三等五十曲。抽試十五曲。及鳴角。人習到大梅花。小梅花。可汗曲。是

梅花又有小大之別也。然角之制始於胡。中國所用鼓角。蓋習胡角而為也。黃帝之說。多是謬悠。况鼓角與胡角聲類既同。故其曲亦相參用。而梅花之辭。本於胡笳。今人為角鳴為邊聲。初由邊徼所傳也。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豪俠行。梅花落。紫驕馬。驄馬。八曲。後代所加也。

相和歌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處夜宿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者。復合之為十三曲。

吳歌雜曲 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凡此諸

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鳳將雛 漢代舊歌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將由聲音訛變。以至於此矣。

碧玉歌 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之。

懊懷歌 石崇綠珠所作。綠布澁難縫。一曲而已。東晉隆安初。人聞訛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纈。齊高帝謂之中朝歌。

子夜 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造此歌。晉武太元

中。琅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庾僧虔家亦有鬼歌之。則子夜。太元以前人也。

長史變。晉司徒長史王欽臨敗所製。

阿子歌。歡聞歌。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

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歡聞否。以為送聲。後人演其聲。以為此二曲。宋齊時。用莎乙子之語。稍訛異也。

桃葉歌。晉王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

前漢歌。車騎將軍沈充所製。

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與嬖婢有情。好甚篤。嬖鞭

撻過苦。婢素好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公莫舞。即巾舞也。蓋取高祖鴻門會飲。項伯以袖

隔之。使不得害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為公莫。莫害漢王也。亦謂之公莫曲。後之舞者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本即舞。後人因為辭焉。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疑是

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使六曲。並陳於元會。

宋武帝永初中。太常鄭鮮之等撰立新歌。王韶之所撰歌辭七曲。並施於郊廟。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歌詩三篇。孝武大明中。使商談造文帝太后廟歌。明帝又自造昭宜二太后歌詩。謝莊造明堂歌。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其它多仍晉舊。

督護歌

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武帝使

內直督護丁旰

音五

收殯。殮之。逵之妻。帝長女也。呼旰

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

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

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讀曲歌

宋人為彭城王義康所製。其歌云。死罪劉

領軍。誤殺劉四弟。

烏夜啼

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元嘉十七年。從彭城

王義康於章郡。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為文

帝所恠。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

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為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

云。籠窓窓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

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詞曰

歌舞諸年少娉娉無種則當浦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石城樂

宋臧質所作石城。名在竟陵質嘗為竟陵

太守於城上眺矚。見群少歌謠道暢。因此作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頭。樓中羨年少。出此見依投。莫愁樂。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容齋洪氏隨筆曰。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

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近世周美成

文獻通考卷四百一十二  
十一  
樂府。西河一闕。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

襄陽樂 劉道彥為襄陽太守。有惠政。由此有襄陽樂歌。

壽陽樂 南平穆王為荊河州作

女鳥夜飛 荊州刺史沈攸之作。攸之舉兵發荊州來。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三州歌 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州曲而作採桑

齊高帝建元初。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史學者博

士並撰擇而用之。至於請勅之外。凡義學者。亦令製焉。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辭。然起宗所撰。又多刪顏延之謝莊之詞。用者新曲而已。鼓吹之樂。宋齊並用。漢曲竄易其名。以實當代之事。其克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其四。存其十二。以合四時。如漢曲朱鷺易為木紀。漢曲有所思。易為期。運集之類。是已。

估客樂 齊武帝所作。帝為布衣時。常游樊鄧。踐祚以後。追憶往事。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乃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重為感憶之聲。梁改為商旅行。其辭二首。

樊鄧後假  
一曰昔經

揖楫梅根渚感昔念往事意滿情不叙二曰有信  
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餅落井一去無消息

楊叛兒 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白文。

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

來。語訛轉婆為叛也。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鳥歡作沈木香。儂作博山爐。

梁武帝即位之初。思弘古樂。帝素善鍾律。詳悉舊事。

遂自製定禮樂。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國樂以

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作樂歌十二。則天數也。其辭並沈約所製。

凡二十曲

俊雅三曲四言 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而升之學。曰俊士也。衆官出入奏俊雅二郊太

廟明堂三朝同用

皇雅三曲五言 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

胤雅一曲四言 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

寅雅一曲三言 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介雅三曲五言 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

需雅八曲七言 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

雍雅三曲四言 取記史大享客出以雍徹

滌雅一曲四言 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牲出

拴雅一曲四言 取春秋左傳牲拴肥臚也。薦毛

誠雅三曲。二曲三言。一曲四言 取尚書至誠感神也。

用誠雅降神及迎送奏之

獻雅一曲四言

取禮記奏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今之飲福酒亦古獻爵之意也皇帝

飲酒奏獻雅北郊明堂太廟同用

裡雅一曲四言

北郊周禮太宗伯以裡祀昊天上帝也北郊明堂太廟之禮埋燎俱奏裡雅

夾漈鄭氏曰。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無別。

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群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

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之所以亡也。雖曰本周九夏而為十二雅。然九夏自是樂奏。亦如九淵九莩。可以播之絲竹。有譜無辭。而非雅頌之流也。

梁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其歌詩一十八曲。

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三言  
北郊皇帝初獻奏登歌二曲四言

宗廟皇帝初獻奏登歌七曲四言

明堂徧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一曲四言

太祖太夫人廟登歌一曲四言

太壯舞歌一曲四言  
大觀舞歌一曲四言

相和五引角徵宮商羽每引一首鼓吹宋齊並用漢

曲又克庭用十六曲梁高祖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

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

本紀謝代朱鷺升也言齊

賢首山代思悲翁言武帝破魏

桐柏山代艾如張言武帝牧

道亡代上之回言東昏喪道

忱威代元勳也言破加

漢東流代戰城南言義師

鶴樓峻代巫山高言平郢城

昏主恣淫慝代上陵言東昏政亂武帝

石首局代將進酒言義師平京

期運集代有所思言武帝膺錄

於穆代芳樹言大梁開運君臣

惟大梁代上邪言梁德廣運

武帝崇信佛法。置佛法十曲。名為正樂。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愛水。斷苦轉等。設無遮大會。則為之。

善哉

太樂

大歡

天道

仙道

神王

龍王

滅過惡

除愛水

斷苦轉

襄陽蹋銅蹄

武帝西下所作也。帝鎮雍。有童謠云。

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

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

自為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管絃。

上聲歌

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

名如古歌詞。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

辭無邪句

常林歡。宋梁間曲。宗世荆雍為南方重鎮。皆王子

為之牧。江左詞詠。莫不稱之。以為樂土。故宋隋王誕

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

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

曰。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係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

上。宜城在荆山北。荆州有長林縣。江南謂人情為歡

常長聲相近。蓋取樂人誤長為常。

陳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

皇祖步兵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祖正員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祖懷安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高祖安成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高祖太常府君神室。奏凱容舞辭。

皇祖景皇帝神室。奏景德凱容舞辭。

皇考高祖武皇帝神室。奏武德舞辭。

右各一曲四言

後主嗣位。沈荒淫佚。遣宮嬪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

酒酣則奏之。江南遂亡。舉宗北歸。是代北之應也。

玉樹後庭花

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亦短祚之明兆也

黃鸝留

金釵兩臂垂

或言煬帝

堂堂

右四曲。並陳後主時所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

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

曲

桃葉 陳之世盛歌。王獻之桃葉曲曰。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隋晉王伐

陳。始營於桃葉山下。韓擒虎渡江。陳大將任蠻奴至

新林。以導北軍。

後魏 來自雲朔。肇有諸夏。樂操土風。未忘其俗。道

武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樂。創制宮懸而鐘管

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籥、籥、迴歌。至太武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作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孝文頗為詩歌，以勗在位，淫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侵以陵夷。

按歷代樂歌，惟南之宋齊，北之拓跋魏，無所攷。見此段，始撫隋書禮樂志序數語以括之。前編宋齊二段，皆出陳氏樂書，俱言其大槩耳。宋齊運祚短

促。元魏出夷戎，故史籍不備。後來難以稽據云。北齊文宣初禪，未遑改制。至武城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各有樂章。

大禘園丘及北郊歌辭

夕牲群臣入門奏肆夏一曲四言

迎神奏高明一曲四言

牲出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薦毛血奏昭夏一曲四言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陞丘奏皇夏一曲四言

群臣出奏肆夏進熟群

臣入奏肆夏辭同初

壇上登歌辭同

登歌辭同

登歌辭同

登歌辭同

登歌辭同

登歌辭同

皇帝初獻奏高明一曲三言

皇帝奠爵訖奏高明樂覆燾之舞一曲四言

皇帝獻太祖配饗神座奏武德之樂昭烈之舞一曲

四言皇帝小退當昊天上帝神座前奏皇夏辭司上皇夏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曲五言皇帝詣東陛還便坐又奏皇夏辭同初入

門

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一曲五言皇帝之望燎位又奏皇夏辭同上皇

夏

紫壇既燎奏昭夏一曲四言皇帝自望燎還本位奏皇夏辭同上皇夏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一曲四言群臣出奏肆夏辭同上肆夏祠感帝用

辭丘

五郊迎氣奏高明每帝各一曲

祠五帝於明堂樂歌辭

先祀一日夕牲群官入自門奏肆夏一曲四言

太祝令迎神奏高明樂覆燾舞辭一曲三言

太祖配饗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一曲四言五方天帝奏高明之

樂覆燾之舞辭同迎氣

牲出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薦毛血奏昭夏一曲四言群臣出奏肆夏進熟群臣入奏肆夏司上肆夏辭

進熟皇帝入門奏皇夏一曲四言皇帝升壇奏皇夏辭同

皇帝初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一曲三言。

皇帝裸獻。奏高明樂。覆燾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曲五言。

太祝送神。奏高明樂。覆燾舞。一曲三言。

皇帝還便殿。奏皇夏一曲四言。

享廟樂辭

先祀一日夕牲。群臣入。奏肆夏一曲四言。

迎神。奏高明登歌一曲四言。

牲出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薦毛血。奏昭夏一曲四言。

三公出奏肆夏進熟  
群臣入奏肆夏辭同

進熟。皇帝入北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太祝裸地。奏登歌一曲四言。

皇帝詣東陛奏皇夏  
升殿又奏皇夏辭同

皇帝陞殿。殿上作登歌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皇祖司空公神室。奏始基樂。恢舞。辭一曲

四言

初獻皇祖吏部尚書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初獻皇祖秦州使君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獻太祖武貞公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同上樂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一曲

四言

獻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樂宣政舞辭一曲四言。  
獻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樂光大舞一曲四言。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一曲四言。

送神。奏高明辭一曲三言。

皇帝詣便殿。奏皇夏一曲四言。

群官出奏  
肆夏辭同

元會大饗。協律不得陞陞。黃門舉麾於殿上。今列其  
歌辭

賓入門四廂。奏肆夏一曲四言。

皇帝出閣。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當宸。群臣奉賀。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入宁。變服黃鐘太簇二廂。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變服移幄。坐於西廂。帝出陞御坐。姑洗。奏皇夏  
一曲四言。

王公奠璧。奏肆夏一曲四言。

上壽黃鐘廂。奏上壽曲辭一曲三言。

皇太子入至坐位。酒至御殿上。奏登歌三曲四言。

食至御前。奏食舉樂辭十曲三言。

文舞將作。先設階步辭一曲四言。

文舞辭一曲四言。

武舞將作。先設階步辭一曲四言

武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入鐘鼓奏皇夏辭一曲四言

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

水德謝代朱鷺言魏

出山東代思悲翁言神武戰

戰韓陵代艾如張言神武滅

殄關隴代上之回言神武誅

滅山胡代擁離言神武屠蠡

武定代戰城南言神武立魏王

戰芒山代巫山高言神武破

禽簫明代上陵言文襄

破侯景代將進酒言文襄

定汝穎代君馬黃言文襄擒

克淮南代芳樹言文襄遣將南剪

嗣丕基代有所思言文宣

聖道洽代稚子班言文宣克隆

受魏禪代聖人出言文宣

平瀚海代上邪言文宣

服江南代臨高臺言梁主

刑罰中

代遠如期 言孝昭舉直 錯枉獄訟無怨

遠夷至

代石留行 言化露海外 西夷遣使朝貢也

嘉瑞臻

符瑞總至也 言河清龍見

成禮樂

代玄雲 言功德化 洽制禮作樂

古又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鼓吹。

無愁 伴侶 後主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

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

封王開府者。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

曲。親執樂器。倚弦而歌。別採新聲為無愁伴侶曲。音

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闡官箠。齊唱和之。曲終樂

闕。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

以至亡國。

後周太祖迎魏武入關。聲樂闕焉。恭帝元年。平荊州

大獲梁氏樂器。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之節。舞蹈

之容。不可得而詳也。自宜依准成周制。其歌舞祀五

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祭九州社稷。水旱雲

禱。用唐堯樂歌。應鐘。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

呂。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鐘。祭山川。用殷湯

樂歌。小呂。饗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鐘。皇帝出入奏

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藩國客出入奏  
納夏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  
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陟夏諸侯見奏驚夏皇帝大射  
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採蘋士歌採芣其文雖  
具而未及施用而閔帝受禪明帝踐祚雖革魏氏之  
樂未臻雅正天和元年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建德  
二年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其宮縣依梁三十六架  
朝會皇帝出入奏皇夏太子出入奏肆夏主公出入  
奏驚夏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  
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舉食奏深夏

陳氏樂書曰嗚呼六樂復於後周而後周無成王  
之治後庭作於大唐而大唐無煬帝之亂是無它  
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故也

貞丘歌辭

降神奏昭夏一曲七言

皇帝將入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俎入奏昭夏一曲四言

奠玉奏昭夏一曲四言

皇帝陞壇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作雲門舞一曲三言

皇帝初獻配帝作雲門舞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及獻配帝畢。奏登歌一曲三言。

皇帝飲福酒。奏皇夏一曲四言。

擁奠。奏擁樂一曲三言。

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曲四言。

帝還便坐。奏皇夏一曲四言。

降神。奏昭夏。  
奠玉。奏昭夏。

初獻。奏登歌。  
舞詞同 員立  
望坎位。奏皇夏 各一曲四言。

祀五帝歌辭

奠玉帛。奏皇夏。  
初獻。奏皇夏 各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青帝。奏雲門舞一曲三言。

初獻配帝舞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赤帝。奏雲門舞一曲七言。

獻配帝。奏舞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黃帝。奏雲門舞一曲五言。

初獻。白帝。奏雲門舞一曲四言。

獻配帝舞一曲四言。

初獻。黑帝。奏雲門舞一曲六言。

獻配帝舞一曲六言。

宗廟歌辭

皇帝入廟門。奏皇夏一曲四言。

降神奏昭夏一曲四言

俎入升階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獻皇高祖奏皇夏一曲五言

獻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一曲五言

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一曲五言

獻文宣皇太后奏皇夏一曲四言

獻閔皇帝奏皇夏一曲五言

皇帝還東壁飲福酒奏皇夏一曲四言

還便坐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革前代鼓吹制為十五曲以頌功德

玄精季代朱鷺言魏道陵遲

征隴西代思悲翁言太祖起兵

迎魏帝代艾如張言太祖迎

平竇泰代上之回言太祖

復恒農代城震關東言太祖攻復

克河苑代戰城南言太祖

戰河陰代巫山高言太祖破

平漢東代上陵言太祖命將

取巴蜀代將進酒言太祖

拔江陵代有所思言太祖遣將

受魏禪代芳樹言閔帝

宣重光代上邪言明帝

哲皇出代君馬黃言高祖

平東夏代維子班言高祖

禽明徹代聖人出言高祖

隋高祖嘗詔李元操盧思道等制清廟歌辭十二曲。

令齊樂工曹妙達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太廟之中。

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

五言象行天曲其後牛洪等但改其聲使合鐘律而

調經勅定不敢易也至仁壽初煬帝為皇太子乃上

言曰清廟歌辭文多浮麗不足以揄揚功德請更議

之於是制詔牛洪等善心等更詳故實改定樂詞其

祀負丘皇帝入至版位及降神奏昭夏升壇奏皇夏

受玉帛登歌奏昭夏初獻奏誠夏飲福奏需夏反爵

於坵復位及就燎位復次奏皇夏有司未及施行煬

帝大業初又令柳顧等多增開皇樂器大益樂負郊

廟歌辭並依舊制唯新造高祖廟歌九曲而已繼又

令秘書省定殿前工歌十四首太常刪定樂曲一百  
四首五曲官調黃鍾也一曲應調大呂也二十五曲  
商調太簇也十四曲角調沽洗也十三曲變徵調蕤

賓也。八曲。徵調。林鐘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十三曲。變宮調。應鐘也。凡此以詩為本。參以古調。雖欲播之絃歌。被之金石。亦竟無成功焉。

圜丘降。奏昭夏一曲五言

皇帝升壇。奏皇夏一曲四言

皇帝就燎還大次並奏皇夏辭同

登歌辭一曲四言

皇帝初獻。奏誠夏辭一曲四言

皇帝既獻。奏文舞辭一曲四言

皇帝飲福酒。奏需夏一曲四言

武舞辭一曲四言

送神。奏昭夏一曲三言

五郊歌辭五首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青帝歌辭。奏角音一曲四言

赤帝歌辭。奏徵音一曲四言

黃帝歌辭。奏宮音一曲四言

白帝歌辭。奏商音一曲四言

黑帝歌辭。奏羽音一曲四言

感帝。奏誠夏辭一曲四言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雩祭。奏誠夏辭一曲七言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蜡祭。奏誠夏辭一曲四言

迎送神登歌與圜丘同

朝日夕月歌辭二首迎送神登歌與園丘同

朝日。奏誠夏辭一曲五言

夕月。奏誠夏辭一曲五言

方丘歌辭四首唯此四者異餘並同園丘

迎神。奏昭夏辭一曲三言

奠玉帛登歌一曲四言

皇地祇歌辭。奏誠夏一曲四言

送神歌辭。奏昭夏一曲三言

神州。奏誠夏辭一曲四言迎送神登歌與園丘同

社稷歌辭四首迎送神登歌與園丘同

春祈社。奏誠夏一曲四言

春祈稷。奏誠夏一曲四言

秋報社。奏誠夏一曲四言

秋報稷。奏誠夏一曲四言

先農。奏誠夏辭一曲四言迎送神與方丘同

先聖先師。奏誠夏辭一曲四言

太廟歌辭

迎神歌辭一曲四言登歌辭一曲四言

俎入歌辭一曲四言郊丘社廟同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辭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辭

皇祖獻王神室歌辭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辭

已上並一曲四言

飲福酒歌辭一曲四言

郊丘社廟同

送神歌辭一曲三言

元會皇帝出入殿庭奏皇夏辭一曲四言

郊丘社廟同

皇太子出入奏肆夏辭一曲四言

食舉歌辭八曲七言

上壽歌辭一曲三言

宴群臣祭歌辭一曲四言

文舞歌辭一曲四言

武舞歌辭一曲四言

大射登歌辭一曲五言

凱樂歌辭三首

述帝德一曲四言

述諸軍用命一曲四言

述天下太平一曲四言

皇后房內歌辭一曲四言

地厚

天高

高祖潛龍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記言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為皇后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

之為皇后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

驍壺

汎龍舟

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

造新聲期萬歲樂歲鈞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

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縛命鬪雞子鬪百草還

舊宮樂。掩抑擁蔽。哀音斷絕。

唐高祖受禪。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乃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大樂與天地同和。詩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

一曰。豫和。

二曰。順和。

三曰。永和。

四曰。肅和。

五曰。雍和。

六曰。壽和。

七曰。太和。

八曰。舒和。

九曰。昭和。

十曰。休和。

十一曰。正和。

十二曰。承和。

其所用已見樂用

夾漈鄭氏曰。祖孝孫本梁十二雅。以作十二和。故可采也。周太祖迎魏帝入關。平荊州。大獲梁氏之樂。乃更為九夏之奏。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藩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旅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醵夏。雖曰本於周賓祭之樂。抑亦取於梁氏十二雅。有其議而未能行。後復變更。大抵自兩朝以來。祀饗之章。隨時改易。任理不任音。任情不任樂。明樂之人。不能主樂。主樂之司。未必明樂。所

行非所作。所作非所行。惟梁武帝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擿前違。裁成十二雅。付之大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聲有論準。十二律以法天之成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

### 唐太常樂章

太清宮薦獻大聖祖玄元皇帝。奏混成紫極之舞。

天寶元年四月十四日。有司奏請降神用混成之樂。

送神用太一之樂。樂章十一。

檢撰人名未獲

饗德明與聖皇帝廟酌獻。並奏長發之舞。

樂章九吏部侍郎李

紆撰獻奏光宣皇帝室酌獻奏光大之舞

貞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皇祖弘農府君。宣簡

公懿皇。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至開元十三年。

封禪定廟樂。改用光大之舞。樂章闕。

懿祖光皇帝室酌獻。奏長發之舞。

開元十三年。定議依舊用長發之舞。至貞元十四年。

四月。太常奏與德明與聖獻祖廟。並同用宮懸。祭月

饗之。樂章闕。

太祖景皇帝室酌獻。奏大政之舞。

貞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定議。請奏永錫之舞。給

事中許敬宗議。奏大有之舞。至開元十年。改定用大

政之舞。樂章闕

世祖元皇帝室酌獻。用大成之舞

貞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請奏大有之舞。許敬宗議。改用大成之舞。樂章闕

高祖太武皇帝室酌獻。奏大明之舞。貞觀十四年。秘書監顏師古議。奏大明之舞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室酌獻。奏崇德之舞。

先是文德皇后廟樂。貞觀十四年。顏師古請奏光大之舞。許敬宗議。同及太宗祔廟。遂停光大之舞。唯奏崇德之舞。樂章闕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室酌獻。奏鈞天之舞

中宗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室酌獻。奏太和之舞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室酌獻。奏景雲之舞

十四年。六月日。顏師古。許敬宗。已定樂章廟舞之號。

至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十日。太常又奏。準十三年。封

禪日。有司所定九廟酌獻用舞之號。皆列於次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室酌獻。奏廣運之舞

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室酌獻。奏惟新之聲。

吏部尚書劉晏撰樂章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室酌獻。奏保大之舞。  
中書令郭子儀撰樂章。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室酌獻。奏文明之舞。  
尚書左丞平章事鄭餘慶撰樂章。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酌獻。奏大順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絪撰樂章。

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室酌獻。奏象德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段文昌撰樂章。

穆宗睿聖文思孝皇帝室酌獻。奏和寧之舞。  
中書侍郎平章事牛僧孺撰樂章。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室酌獻。奏大鈞之舞。  
中書侍郎韋處厚撰樂章。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室酌獻。奏大成之舞。  
中書侍郎崔珙撰樂章。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室酌獻。奏大定之舞。  
中書侍郎李回撰樂章。

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室舞號。檢未獲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室舞號。檢未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室舞號。檢未獲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室酌獻。奏咸亨之舞。  
撰樂章

饗讓皇帝廟樂章六 吏部侍郎李紆撰

饗諸太子廟樂章六 檢撰人姓名未獲

儀坤廟樂章十二 散騎常侍徐彥伯撰

惠昭太子廟樂章六 左散騎常侍歸登諫議大夫

杜羔給事中李逢吉孟簡職方郎中知制誥王涯等共撰

悼懷太子廟樂章六 檢撰人姓名未獲

莊恪太子廟樂章六 給事中裴泰章蘇條等共撰

祀五帝樂章十五 顯慶元年左僕射于志寧撰

立春日祀青帝壇降神奏角音之舞六變立夏日祀

赤帝壇降神奏徵音之舞六變季夏土王祀黃帝壇

降神奏官音之舞六變立秋日祀白帝壇降神奏商

音之舞六變立冬日祀黑帝壇降神奏羽音之舞六

變夏至日祭皇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六變

開元十二年禮部侍郎賀知章撰

祭神州地祇樂章三奏順和之舞八變

貞觀十七年太府卿蕭瑛撰

春分日祀朝日樂章三奏元和之舞六變

顯慶元年禮部侍郎許敬宗撰 至乾元元年中

書舍人徐浩又撰

祭太社太稷樂章四 貞觀十七年左僕射于志

寧撰

祭風師樂章四。降神。奏元和之舞

貞元六年秘

書監包佶撰

祭雨師雷師樂章五。降神。奏元和之舞

貞元六

年秘書監包佶撰

蜡祭百神樂章四。降神。奏豫和之舞

禮部侍郎

許敬宗撰

祭先農樂章三。奏豐和之舞。二變

顯慶三年太

子洗馬郭瑜撰

祭先蚕樂章二。奏永和之舞

顯慶三年太子洗

馬郭瑜撰

釋奠樂章八。文宣公廟。奏宣和之舞

顯慶三年

國子博士范頽等撰

武成王廟樂章五。奏宣和之舞。三舞

貞元六

年原王傳于邵撰

祀九宮貴神樂章六。奏元和之舞

檢撰人姓名未獲

祭龍池樂章十

開元元年。內出編入雅樂。十六

年。築壇於興慶宮。以仲春之月祭之。紫微令姚元崇

等撰

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

開元十三年侍中源乾曜撰

群官行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

顯慶五年中

書侍郎李義府撰

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中宮朝會樂章四

皇后

正和再奏

中書侍郎李義府撰

東宮朝會樂章五迎送皇太子奏永和

中書侍

郎李義府撰

太子受酒登歌奏昭和

鄉飲樂章十七

檢撰人姓名未獲

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丘一奏關雎五奏

鵲巢三奏

大射樂章四

檢撰人姓名未獲

皇帝射騶虞二奏王公射狸首一奏迎送皇帝入閣

奏太和

唐朝五十五曲

舞曲夷樂並不在比

傾盃曲

長孫無忌作

樂社樂曲

魏證作

英雄

樂曲

虞世南作

黃驄疊曲

太宗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

右四曲太宗內宴詔無忌等作之皆宮調也

景雲河清歌 亦名燕歌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義為景雲河清歌

慶善樂 破陣樂 承天樂

一戎大定樂 將伐高麗宴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親征用武之勢

八絃同軌樂 象高麗平天下大定 夷美賓曲 遼東平李勣作是曲以獻

右七曲高宗朝所作也

立部伎八曲 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

部則雅聲可知

一安舞 二太平樂 安舞人平並周隋遺音

三破陣樂 四慶善樂 五大定樂

六上元樂 七聖壽樂 八光聖樂

坐部伎六曲

一燕樂 二長壽樂 三天授樂

四鳥歌萬歲樂 武后時有鳥能人言萬歲 五龍池樂 明皇為平王時

賜第隆慶坊之南地忽變為池中宗遊池厭其祥明皇即位乃作龍池樂

六小破陣樂 夜半樂 明皇自路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故作夜半樂

還京樂

還京樂 文成曲 明皇 霓裳羽衣曲 西河

節度使楊敬忠獻一說羅公遠與明皇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裳衣舞問其曲曰霓裳羽衣帝默

記其音而還故作是曲

元真道曲 道士司馬承禎奉詔作 大羅天曲 茅山道士李會元作

紫清上聖道曲

工部侍郎賀知章作

景雲

九真

紫極

小長壽

承天樂

順天樂

六曲並太常卿韋縉作

君臣相遇樂曲

商調韋縉作

荔枝香

明皇幸驪山楊

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故名荔枝香

梨園法曲

法曲本隋樂其音清而近雅煬帝厭其聲淡明皇愛法曲選坐伎三百教梨園

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

涼州

伊州

甘州

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之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

千秋節

明皇生日

右三十四曲並明皇朝所作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記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

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得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涼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涼州曲。昨夜蕃軍報國儲。沙州都護破梁州。邊相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夾漈鄭氏曰。按今之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又按隋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涼龜茲天竺唐居之類。皆西夷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樂五行之精氣而然。

陳氏樂書用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為西蕃蹈藉。境寔削矣。故江南偽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識者謂不詳之兆也。我宋龍興開寶八祀。悉收其地。煜乃入朝。國破念家山之應也。今誠削去繁聲。革入破之

名庶幾古樂之發也

又曰竊觀唐之樂歌突厥監歌于龍朔而閭知  
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于永淳而徐敬業  
卒構楊柳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咎  
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舞媚桑條黃麈  
挈苾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  
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况其昭昭  
者乎然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迨天  
寶之末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  
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豈得無所感召而然

哉然則帝王奏樂可不謹乎

按鄭氏主於聲音而言陳氏主於證應而言  
故其說不同然成周之時未嘗不以夷樂參  
用於祭享之間也跡明皇所以召譽稔禍者  
自有其故豈皆入破合奏致之乎

寶應長寧樂

代宗由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  
官劉日進作以獻十八曲宮調

廣平太一樂

大曆元年作

右二曲代宗廟所作也

朝

定難曲

河東節度馬燧獻

中和樂

德宗生日自作

繼天誕聖樂

德宗生日昭義節度王  
虔休所獻以宮為調

孫武順聖樂

山南節度于頔所獻

右四曲。德宗朝所作也

雲韶法曲

霓裳羽衣舞曲

右二曲。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作也。臣下功高者賜之樂。又改法曲為仙韶曲

萬斯年曲

右一曲。武宗朝李德裕命樂工作萬斯以獻

播皇猷曲

右一曲。宣宗每宴群臣。備百戲。帝自製新曲。故有播皇猷之作

柳宗元撰唐鏡歌鼓吹十二曲

晉陽武

言隋亂極唐師起晉

獸之窮

言李密既敗來歸唐

戰武牢

言太宗討王世充竇

涇水黃

言秦地討薛仁果

奔鯨沛

言輔公祐反江淮師

苞枿

言平蕭銑定楚

河右平

言平李軌定河西

鐵山碎

言破突厥取其地

靖平邦

言劉武周襲有晉陽

吐谷渾

言命李靖討滅吐谷  
西海二十六句

高昌

言命李靖討滅高昌  
二十句

東蠻

言克東謝蠻  
二十句

按自漢有饒歌鼓吹曲。而魏晉以來。相襲為之。大槩皆以頌時主之功德。唐無其詞。子厚此文進於元和間。謫永州之時。元未嘗施用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二

